

[寫給 Z 世代的青春小說進行式]

白日青春： 談青少年文學的景況

青少年文學不是侷限年齡的分類，而是承載青春視角與內在信念的書寫現場，從偶像文化到幻想朋友、從經典文本到 Z 世代新聲，青春從未遠離，只是幻化成語言繼續發光。

撰文／蔣亞妮

圖片／悅知文化、立緒文化、心靈工坊文化、寂寞出版、皇冠文化、小天下、聯合文學、三采文化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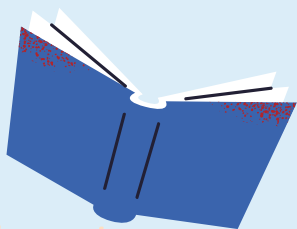


談到青少年文學，在不同國家與文學分類裡頭，擁有無數分身與別名，有時嚴謹如分級制，有時又以受眾與議題區分；比如「Teenager」多指 13 到 19 歲間的青少年，「Adolescent」則泛指青春期的少年，「Kid」與「Children」用於更年幼的孩子。但常在電影與文學中出現的「YA」（young-adult literature），卻可以涵蓋 40 歲以下的受眾（青年到壯年）。在人類對科技更加嫺熟操作的現代，傳統的分級與分類都面臨鬆動，因此我更喜歡「Juvenile」這個指向少年（少年感）的單字，更像在寬廣無際的地方，講述年輕視界。

青春的起點不是直線而是迴圈

青少年的範圍不是一種限縮，而是一種類別，或者是題材的無限可能。例如由青少年擴及所有年齡層的「追星」文化，是從日韓開始擴及全世界的一種新型態書寫。2021 年，幾乎橫掃日本所有文學大獎的作家宇佐見鈴，年僅 22 歲便以《本命，燃燒》一書獲得第 164 回「芥川龍之介賞」（芥川賞），同時入圍銷售保證的 2021 年「本屋大賞」，更是當年度日本最暢銷的文學小說。這本小說講述 18 歲的主角朱里如何犧牲一切，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追逐著她的「本命」偶像，又如何因為偶像醜聞讓她的信念由內至外一一崩解；宇佐見鈴在此書中集結了各種追星的專有名詞，以及某種象徵著青春的「信念與幻滅」，或許這才是「追星人」生命中最易燃的事物。從偶像的失格連結到自我，不管是人間失格、現世失格，都是始自青少年、終至一生的永恆考驗。

與近幾年韓團引領的追星熱潮到熱門動漫《我推的孩子》、《K-pop 獵魔女團》並置來看，不管



幾歲，都有一些從青春期留下的密碼，隨時會被召喚啟動，當我們在討論青春成長時，最常提到的是喬瑟夫·坎伯的《英雄的旅程》，經典的啟程、冒險、過關與抵達，抵達了迷宮出口，也似抵達自我圓滿。但這本書沒說的是，旅程並非一個單向道，並非不斷升級，也不只是啟程、啟蒙與歸返……它更是一個時退時進的循環圓圈、頭尾相接的環形道路，或許更像是茱琳·莫德克筆下的《女英雄的旅程》，屠龍與寶藏都是暫時的，我們總

會像是少年英雄般，想著再次出發、再次冒險、再次尋找解答，並且藉此理解，成長過程原來滿足傷痕。

當然，年少時埋下的密碼，總會在一生中不預期地觸發，畢竟那是源於荷爾蒙分泌最旺盛時留下的悸動，有時是一道身影、一句話語與一段記憶，像是偶像的引退與回歸。

這幾十年間，無論是何地何時的青少年，都是被「偶像學」餵養至成人的一代，從《本命，燃燒》揭示的青春真相，不斷被不同作品與文類複寫，

像是日本漫畫《章魚嗶的原罪》，無疑是黑暗版的《哆啦A夢》，法寶也無法改寫的青春悲歌，其中滿是憂鬱與自我懷疑，是青少年時期的真正關卡。這也並非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早在1954年，威廉·高汀的名著《蒼蠅王》就已然公開播放、無限循環著如此旋律。



將故事情節幻化為永恆想像的朋友

回顧青少年時期熱愛的奇幻經典，不管是J. K. 羅琳《哈利波特》系列、娥蘇拉·勒瑰恩的小說「地海」系列，或是受後者影響甚深的吉卜力作品，都像亙古的神話般吸引人。青少年喜愛的作品，不論趨向黑暗或光亮，都抱持著某種原始的信念。

相信魔法、相信異次元與神話傳說留下的身影，形塑許多經典有趣的角色，他們往往能與「想像的朋友」對話。巴西暢銷多年的作品《我親愛的甜橙樹》，主角澤澤能與樹、與鳥、與自然對話；《哈利波特》系列有許多會說「爬蛇語」、與奇獸溝通的迷人角色，這些主角不約而同的擁有某種異質感，他們或許有些奇怪、特別，就像小時候的你我。在心理學研究中，總不斷提醒孩童都有過「幻想朋友」的階段，那不僅是一種迷惘與遁逃，更是想被看見、被聽見的渴望。



從孩童長為青少年，從童言童語到非說不可，都是人類存在的課題。蜜雪兒·庫瓦斯入選《時代雜誌》年度 10 大童書的作品《看得見的隱形朋友》，從主角傑克斯·帕皮爾的視角出發，在無數被無視凝結而成的孤單中，他發現——原來他可能才是被「想像」出來的朋友。不管結局如何，青春時期的自我存在，不再只有一條真假界線，而是學習（甚至是預習）真實世界裡頭，真假、對錯、虛實未明的各種可能。



日本近代極為暢銷的療癒系作家小川糸，她經常在作品中以食物與各種動物的意象，帶給讀者不同溫暖，像是在《獅子的點心》系列作品裡，她總在種種受傷的脆弱時刻，端上各類隨季節與地區變幻的滿桌料理，餵養人心的缺口。而她最新被譯為繁體中文的作品《緞帶》，與《看得見的隱形朋友》如同反義詞般，兩兩對照、互為表裡般動人；《緞帶》生動地將只有自己能聽見它說話的幻想朋友具象化、拉進現實，比起人類，主角其實是書中那隻名為「緞帶」（Ribbon）的黃化玄鳳鸚鵡，一隻真正能偶爾口說人言的動物，卻又無數次地展翅飛離與飛向不同人的家中，在不同的心與心之間成為橋梁，牠是每一段故事主角相異人生中相同的、最重要的朋友，這

也讓人想起童年時代，無論是否真實存在，我們都有著那樣的傾訴者、傾聽者與朋友。



➤ 書訊

《本命，燃燒》

作者：宇佐見鈴

譯者：楊明綺

出版社：悅知文化

《英雄的旅程》

作者：喬瑟夫·坎伯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立緒文化

當我們閱讀那些彷彿自遙遠時光傳來的文字，才真正感受到青春從未遠去，它不只是膠原蛋白的象徵，更是心中那份難以動搖的純粹信念。

世代更迭的「真・少女少女」作家

時代不知何時開始變成字母，常說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又稱「Y世代」（Generation Y），並非指千禧年（西元 2000 年）前後誕生的一代，而是 1981 年至 1996 年出生的人，真正千禧年後出生的青少年族群，又回溯到字母 A，嚴格說來是形似 a 的「α」世代「阿法世代」（生於 2013 年至 2024 年）。而 Z 世代（生於 1997 年至 2012 年）與 α 世代的作家，不論書寫哪些類型的題材，相較前人，他們才是真正書寫出青少年與青春當下的年輕創作者。



若以宇佐見鈴誕生的 1999 年為座標，臺灣則有同年出生的許瞳、張嘉真。許瞳在 2017 年出版《裙長未及膝》，被評為新世代的《擊壤歌》，許多人從作品的主題、背景發現其與朱天心相似，即便穿著同樣的北一女綠裙，對於文學或日本文化有著一樣的興趣。許瞳從青春寫至成年、由臺灣至英國，更像是以相同的青春，寫出立體的異曲線。張嘉真也從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出發，將少女的情與債、情動與情勒，一字一句折射成湖面的粼光，寫下畢業紀念冊或是交換日記中不想讓人讀見的最後一頁那般，展現少女少女初長成。

即使終要闖入未來的異世界，也要先吟詠出詩經般的青春。青春書寫不只是記錄成長，更是對身分、自我與時代的探索與追問，從宇佐見鈴到許瞳、張嘉真，她們以文字留聲，把易碎的青春年華凝固，在世代的共鳴裡持續發光，提醒讀者「青春」從未離開。

蔣亞妮

中興大學中文碩士，目前為成功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著有散文集《土星時間》、《請登入遊戲》、《寫你》、《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等，並主持文學對談 Podcast「妮說 Book，我說可」。



《女英雄的旅程》
作者：茱琳·莫德克
譯者：吳菲菲
出版社：心靈工坊

《哈利波特》
作者：J. K. 羅琳
譯者：彭倩文等
出版社：皇冠文化

《我親愛的甜橙樹》
作者：約瑟·毛碌·吉·瓦斯康賽魯斯
譯者：祁怡瑋
出版社：寂寞出版

《看得見的隱形朋友》
作者：蜜雪兒·庫瓦斯
譯者：黃鴻硯
出版社：小天下

《獅子的點心》
作者：小川糸
譯者：王蘊潔
出版社：悅知文化

《緞帶》
作者：小川糸
譯者：簡捷
出版社：皇冠文化

《裙長未及膝》
作者：許瞳
出版社：聯合文學

《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
作者：張嘉真
出版社：三采文化